

#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想像

禹建湘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乡土想像 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母题, 它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追求, 以及在这种追求中洞察到其中的弊端, 进而又对现代性和民族性进行了反思, 乡土想像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追求与犹疑的双重态度。

**关键词:** 中国文学; 乡土想像; 现代性; 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6)03- 0028- 05

**作者简介:** 禹建湘(1970- ), 男, 湖南娄底人,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乡土是人们生长、居住或是与个人发生强烈情感认同之地, 是涵盖所有的自然与社会人文背景及历史文化, 对个人具有高度生活意义及使命感的 地方。如果说乡土的本然意义是指向物质实存的话, 那么其当然或应然的意义主要指向一种诗性的, 甚至有着宗教神圣感的形而上存在。也就是说, 乡土、故乡、土地等物质形态往往会被赋予某些特定的文化内涵, 正如吉尔·德拉诺瓦所说的: “‘乡土观念’是以共同的民间象征表现出的认同问题。”<sup>[1](P192)</sup> 乡土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故乡, 而人类自身身世也必须从这里才能得到最后的解释。每个生存个体都是大地之子, 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一方乡土, 这是一种命定, 一种血缘连接, 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原型’自在和永远的精神纠缠, 所以, 赵园说, “‘乡土’系于某种稳定的价值感情, 它是属于记忆的, 在作者们以不同方式‘借用’、象征地使用时, 不脱离极具体的经验背景。”<sup>[2](P38)</sup>

想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是大脑两半球在

条件刺激物的影响之下, 以从知觉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回忆的表象的材料, 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加工作用, 创造出来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的过程。但想像更为本质的内涵是因为“人类从来也不是生活在实在之中, 而是生活在对实在的各种表征之中”。<sup>[3](P2)</sup> 所以, 想像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在文学创作中, 想像就是一种认同感, 是主体相对于客体而产生的一种虚构性。正如伊瑟尔说: “自从维吉尔以后, 田园诗的世界已经被认为指代自身之外的他物, 而因为另一世界只能以解释的方式来建立, 田园诗只能被隐喻化地阅读。”<sup>[4](P64)</sup> 也就是说, 在文学艺术中, 当作家在原有感性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象出来时, 这个新形象是一个想像的复合体, 它与现实相隔着一段距离。

所以, 乡土一经在文学中被加以想像, 便不再是真实的乡土, 它的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意义被加以修正, 从而转换成为一个文化空间。中国 20 世纪文学中的乡土想像, 是中国知识分子

\* 收稿日期: 2006- 04- 08

在这一个世纪以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中,通过对乡土的关照和反思,表达了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对民族性的体认,并在此基础上,又对现代性和民族性进行了反思,体现了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追求与犹疑的态度,这构成了乡土想像的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列维·布留尔说:“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sup>[5](P84)</sup>“每个社会集体(例如澳大利亚中部各部族)都感到自己与它所占据的或者将要迁去的那个地域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土地和社会集体之间存在着互渗关系,等于是一种神秘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不能让与、窃取、强夺的。”<sup>[5](P114)</sup>这应是乡土意识萌发之始。这种乡土意识通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但作为一种个体生命的心理意识而存在,而且渗透进一种社会文化的内容,成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历史潜意识的积淀,它最后内化成为一个观念和情感的原型,在人类的文学史上反复地显现和衍变。而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民族,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和异常早熟的文学实践,使乡土在最初的文学表现中就占据了中心地位。这样,社会的乡土结构化与文学的乡土意象化,使数千年的中国被笼罩在浓浓的乡土气息当中,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6](P1)</sup>这句话指明了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最为本质的特征。

但是,我们在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想像时,不能把研究视域放在所谓的“乡土文学”这一层面上,这种题材论或主题论,遮蔽了乡土想像的深刻内涵,掩盖了乡土想像的最为深层本质内容。“乡土文学”的概念不只是对乡土想像的一种表层性的解读,甚至更是一种误读。我们认为,乡土成为20世纪以来文学中的一个母题,绝不是单纯的文学题材或主题的衍续的结果,而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乡土想像来追求现代性和民族性,有着更为深层的动机和终极目标。

中国社会转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纪转换中尤显突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凸现,各种内忧外患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是封建专制制度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

矛盾,因此反封建、启蒙救亡是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中心任务。说到底,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是乡土问题。

自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以启蒙的眼光重新估价古老的乡土生活,发掘民族文化的积弊,乡土便因为与现代性的对立而成为关照的对象。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乡土这个前现代世界的启蒙,来探索乡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改造国民性,需要用现代意识来疗救乡土,由于中国农业文明所形成的蒙昧、保守、贫穷、狭隘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民族的“国民性”之弊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改造国民性”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乡土改造。所以一开始,就形成了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两种现代性想像的方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试图“揭出病苦”,挖出中国农民乃至全体国民灵魂深处的劣根性,使之裸露在国人的面前,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试图协调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乡土文明,想在中国传统的乡土当中寻找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现代都市与原始乡村,商业文化与封建文化在中国世纪初的碰撞,迫使沈从文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1940年代,革命已在“乡土”上深入地展开,抗战的“乡土”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乡土”已成为中国真正的热土,文学要忽视这个乡土以及这个乡土上的人民,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勿庸讳言,“延安传统”与“五四传统”在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历程中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中国作家关于乡土的想像有了一个全新的方式,这是一个转折点。这时“阶级”成为一个最高的范畴,它统辖着“个人”,解放区的作家对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的想像,都是在阶级关系的范围内进行,单纯的启蒙或者改造国民性已被看成是时代的落伍者。在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想像中,农民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农民被置换成民族的代表,作家开始以一种仰视的方式来认识农民,文学的最高范式就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此时,乡土意识升华为一种具有正统地位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构思取得初步胜利之际奠定的,农民对革命的意义使乡土意识上升为一种新的规范性,“延安传统”成为新的乡土想像范式,“延安传统”认为新时代的文学应从民间文艺吸取营养,这是对乡土意识的重新定义和规范,农民成为乡土的惟一主角,农民的审美趣味成为文学的惟一审美

规范。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从整体上已被调整为以工农兵为主,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的乡土意识的演化与审美规范。”<sup>[7]</sup>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工农兵道路在中国实践的成功,乡土在一个新的现代国家崛起之际,无疑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乡土在逐渐被神化。如同乡村曾经是革命的策源地一样,新中国的领导人也把乡村看成是现代性的策源地,这极大地触动了当代作家再度聚集到乡村周围,广阔的乡土迸发出勃勃生机,从打地主分田地,到农村合作社,作家竞相从各个角度切入农村题材。那些在农村生活过、战斗过,或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在革命斗争中学会了识字写作的作家,由于对乡土气息熟悉的缘故,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故事、场景,从而汇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令人瞩目的乡村文学高潮。<sup>[8] (P170)</sup>尤其是那些农业合作化小说,“它的乡土情怀的不同寻常就不言自明了:它介入乡村历史与现实、介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实践的胸襟与气度,在文学的乡土情怀历史上还从未未曾有过。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种崭新的情感维度。”<sup>[9]</sup>

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也带来了人文精神的溃退,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一些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乡土,试图寻找出一条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对现代化的需求促使了作家重视乡土,新的现代性工程重新启动,为乡土带来新的意蕴。

其一,当现代文明以不可抗拒的傲慢从每一个角落侵入中国时,对现代性的质疑也随之开始了,在对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辩证思考中,寻根文学出现了。寻根者们试图以原生态的乡村对比和批判现代文明的缺陷,从而张扬缺失的人文精神。但在寻根的过程中,乡村文明中的仁义、宗法和超稳定定势,迫使他们反思“根”的本质,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族要自强,必须走现代化道路。同时,又因为寻根者们自身也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再也无法融入到原始乡村的非理性中,所以,寻根之后的结果,便是作家们展开了对现代与乡村的双重批判,这种情形,自然也使他们的“寻根”难以为继了。可以说,寻根只是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宣泄方式,使久被压抑的乡村情感得以释放,但并未能解决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对抗现实,更多的是,寻根者们为乡村唱响了一首挽歌,一首面临历史淘汰的文化挽歌。应注意到的是,寻根者们清醒认识到了现代

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悖反与互补,正是这种发现,使寻根文学中的乡土书写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哲学和美学层次,作家无论是观照现实,还是反思历史,都渗透着强烈的哲学思考和审美自觉,为了逃避对现代与乡村的二难选择,作家们对乡村采取了一种“虚化”方式,使乡土书写从现实主义转向了一种现代主义,这一“范式”的转换,使寻根文学中的乡土呈现出一种“变异”色彩,也由此使这种乡土书写更具理性维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晓明指出,寻根学的历史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纯文学意义。

其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基本的语境,知识界对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导致了对乡土的顾恋。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中华性”逐步失落的忧思,为了对抗西方后殖民文化,在一些作家那里,“乡土”不知不觉地转换为“本土”的象征,显然,故乡、大地、母亲、根等意象之间的隐喻关系源于农业文明的修辞系统。一旦民族的文化传统遭受侵犯,这种修辞系统将为民族认同提供响亮而独特的符号代码,于是对“东方文化”、“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策略进入作家的视野,用中国乡土对抗西方文明成为一些作家有意的书写方式。文学之中“乡土”的语义往往会扩大为民族文化传统,本土文学旨在对乡土的赞美,来维系民族的传统和尊严。

其三,经过席卷全球的“后工业”社会洗礼之后,面对生态失衡、文明失范的困惑,一些作家产生了本能的反应,而把沉思的目光投向乡土,以期挖掘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性的光辉。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在中国,先锋文学以降,乡土再一次成为作家目光的聚焦点,“还乡”再次成为作家们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后现代语境下的乡土,终于褪去其“实在”性,形成另一个形态,我们姑且命名之为“想像的乡土”。我们认为,当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文化氛围,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历史条件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合力的作用,后现代以一种超前的“表征”体现了中国当前某些文化境遇,乡土就是这种表征之一。所谓想像的乡土,即:知识分子游离乡土后,乡土图景便在定格在记忆深处,当他在精神上要回到故乡时,真实的乡土已在心理被修正,也就是说,真实的乡土处于一种在场又不在场的状态,它框定了还乡者的心理视界,此时,他对乡土的图景是一种营构性的,是一种乡土想像,这种想像的乡土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

总之,一个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化问

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乡土作家们,并形成他们心理上的现代性焦虑,进而成为乡土叙事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对于乡土人生的批判审视,还是对于走出乡村的向往渴盼,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想像的主导倾向始终是关注着现代文明的冲突与演进,关注中国民族性的形成与认同。

## 二

当我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想像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时,其中的内涵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乡土想像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对乡土的想像的目的就是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追求,并在这种追求中洞察到其中的弊端,进而又对现代性和民族性进行了反思,由此观照和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态度,表明出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追求与犹疑。

整个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空前的历史蜕变时期,从古老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化过渡,这此期间,国家民族充满了内忧外患,充满了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纷争,历史理性要求中国必须向现代化转型,而传统文化又使作家对现代性的弊端有一种超前的洞悉。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20世纪的中国作家就比其它任何时期的作家承受着更多价值选择的困惑,他们的灵魂往往处在一种顾此失彼、无所适从的痛苦纷争之中。

综观现代乡土文学,乡土作家们在现代化和民族化之间的痛苦徘徊和艰难选择。“五四”初,新文化主将们借现代主义思想武器以激进的态度进行文学革命,倡导反帝反封建的平民文学,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其实可说只是批判。因为革命伊始,所以反思是不全面的,它只着重于批判不合理的东西,忽视发现其合理的内核。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家们逐渐感到启蒙与救亡的艰难。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如果说‘五四’时期作家们大都对现代性理论采取了整体主义的态度,那么,随着20世纪历史进程所呈现的曲折,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现代性实践过程中本身所包含的对现代性的压抑、异化。”<sup>[10]</sup>尤其是建国以后的乡土想像,如《二里湾》、《创业史》、《红旗谱》等,其中在革命的激进现代性中,反而抛弃了现代性本来的元素,就如有论者所说的:“我们不可否认其以史诗品格反映了中国社会巨大变革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然而

由于乡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融合而使其现代化思想线索相对微弱起来,尤其是个性主题,人道主题和国民性思考总主题的削弱,使之离五四新文化精神愈来愈远,致使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关联疏离起来,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历史板层。”<sup>[7]</sup>

还比如,丁帆认为,在1979年—1984年乡土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困惑两难的情结,“这就是一方面对于旧文化的眷恋,表现出一种‘怀旧’的‘情结’;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文明与文化进行追求,表现出一种‘喜新’的‘期待’。”他比较分析了郑义《老井》中孙旺泉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指出这两个主人公“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个现代化和传统化的象征对应物相互撞击的现象出现。由这两种人物性格(实则是两种文化形态)的撞击而形成的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分裂状态,似乎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发展到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体象征。”<sup>[11]</sup>

这种两难的情形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更明显了,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狂妄的时代,以网络技术、基因工程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让人类主宰自然、控制生命的欲望空前强烈;20世纪90年代又是一个困惑的时代,对生态失衡、文明失范的忧惧,多少破坏着人们憧憬新世纪的喜悦心情。现代人享受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迎面碰上的却是越来越多的精神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受着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魔力,经受了席卷全球的后工业社会奢靡生活方式的诱惑与迷醉,一些作家学鸵鸟,将头颅埋进日趋难以宁静的内心沙堆,一些作家则仿效鹰隼,把沉思的目光投向山原荒野,去寻找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性的证明。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小说再次虚构了一个精神还乡的神话,并试图以此来烛照现代人的精神品格,但作家们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废墟上建构自己的乡村梦想的同时,无疑也建构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生存悖论。面对两种文明的交汇碰撞,人类理性始终在“城”与“乡”、“现代”与“传统”的两端进行着艰难的抉择,而作家们的努力本身就是对其生存困境的自审与探讨,显然也是对“乡土意识”的超越。中国在20世纪追求现代性的同时,由于特有的小农经济、农业文化传统,中国作家对现代性又表现出一种质疑和排斥的姿态,后现代思想在无意识中呈露出来。并且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涌入中国,一个奇特的景象出现了,中国一方面仍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着现代化,另一方面,后现代景观又在中国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使中国当前

的社会呈现一种多元复杂的局面,乡土想像于是就穿行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乡土想像在进行启蒙、革命、寻根、民族体认时,更多地是一种对现代性中国的追求,但在其中也蕴含了后现代的因子,到祛魅、生态乡土时,后现代气息就更浓厚了,可以说,当前,后现代在乡土想像中占据了主流位置。

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全球化对乡土想像的影响,当我们对乡土进行新的想像时,我们必须对乡土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因为现在乡土比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我们的乡土除了遭遇世纪初的现代性启蒙之外,还要承担着全球化过程中引发的文化后殖民的压力,乡土成为了一个各种力量的角力场。我们认为,乡土的文化生态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农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的回忆。从本质上讲,它超越于物质之上而不受农村的贫穷或富裕支配,因此保持异质或异构的文化一旦碰撞总会发生较量,某一文化系统内的不同文化形式同样会相互渗透而出现文化殖民现象。按“强力者说了算”的规律,文化殖民背后必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支撑。权力、财富等稀缺社会资源通过与人的恐惧心理、享受心理结合,并通过它们所隐含的价值判断,非常容易摧毁没有这些稀缺资源的人的心理防线。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相比,除了人数外,在所有重要的资源方面都极不对等,农村远远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只要农村的贫穷与城市的富裕产生强烈的对比并使农民感到绝望,只要城市文化能渲染一种可以刺激农村的落后并作出价值判断的氛围,那么农民就会在羡慕、自卑的复杂心理中“接受”城市文化的那一套语码,并反过来鄙弃曾给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个精神支点的文化。“分享”城市

物质成果的幻觉使得这种被文化殖民的心态颇像中国人在强大的西方面前的一些“文化选择”。

在中国参与全球化资本和技术角逐的伟大历史现场,乡土无疑被边缘化了,但自五四以来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崛起,一定会促使当前的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投向乡土,因为,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实现现代化,乡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承载者。

#### 参考文献:

- [1] [法] 吉尔·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M]. 郑文彬, 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2] 赵园. 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
- [3] [美] 约瑟夫·纳托利. 后现代性导论[M]. 潘非,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4]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 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M]. 陈定家, 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5] [法]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 [7] 皇甫晓涛. 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化[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3).
- [8] 南帆. 后革命的转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 杜国景. 文学的乡土情怀及其当代命运——兼及对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一种理解[J].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2).
- [10] 黄万华. 原乡的追寻——从一种形象看20世纪华文文学史[J]. 人文杂志, 2004, (4).
- [11] 丁帆. 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 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J]. 小说评论, 1988, (2).

(责任编辑: 粟世来)

## Local Imagination and Its Connot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ies

YU Jian-x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Local imagination is a motif in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ies. It expresses Chinese intellectuals' pursue in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y have noticed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pursuit and further reflected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cal imagination shows the intellectuals' double attitudes to pursue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local imagination; modernity; national identity